



太史升菴文集一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鳳賦

黃帝晨坐於扈閣降觀于滎阿有鳥來巢命音交和
乃召天老而問焉天老對曰西申之國丹穴之山爰
有神鳥名為鳳焉羽族三百六十以應周天天帝命
此鳥以為羽族先其為狀也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
尾鸛頰而鴛腮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喙鶴植而麗
化首若護青戴仁也嬰若白堊抱義也斧若赤丹負

禮也。曾若石墨，蘊智也。足下赫黃履，信也。厥像有六：厥苞有九，六像維何？頭像天，足像地，日像在日月像，在背翼像曰風，尾像曰緯，九苞維何？口苞命，眼合度耳，聰達舌屈伸，色彩冠短朱距，允鉤音激揚，腹文戶天為生食爰在積石，其樹名曰瓊枝，琦玕琅玕以為實，琅玕之腹是曰離珠，一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與琦玕子，栖必朝陽高岡之桐，啄必紫脫蒼筤之粒，其飲有儀，其食有質，其和鳴也。小音金大音鼓，音如簫自歌，翰如干自舞，昏鳴曰固常，旦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節節足足，喈

喈，邕邕其音，英英淒淒，鏘鏘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隨八風，氣應時雨，徊鬱島翔玄圃，過崑崙軼底柱，風穴暮宿，弱水濯羽，五彩晶英，九文鮮明，乃先天離宮之畜，南方鶉火之精，覽七德律五音，通天祉應地靈，翥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而睨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而企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而颺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會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朝夕比之，沒身居之矣，於是時也，鳳翩躩帝竹而不驚，宿留帝梧而不去，吸昆丘之琅霜，吞嶠山之紫露，馴于宮隣，為帝司晨，扈于軫車，以

節路驅爰率其屬朝朝夜夜露翥風翔千百為羣朝于明堂故曰鳳忘其翼鷲鳥忘其爪而可擾神龍喪其角鷲獸忘其距而可御咸若鳥獸而柔緩疇若草木而歲蕤蒼麟白駒可係而羈鳥巢鵲梁可俯而窺是以萬方來朝四靈咸依也乃若刳胎剔媿神龍不遊覆巢礪卵鳳不翔留四靈之瑞交遠則萬物之庚不由矣帝於是始作咸池之樂張于洞庭之野有焱氏承而頌之曰鳳皇秋秋其音若簫其翼若干有鳳有皇樂帝之心于是風后從而賡之曰舟張辟雍鶻鶻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力牧載而和之曰敕爾

瞽帥爾衆工奏爾光誦肅肅邕邕無怠無凶帝曰昭乎哉天老之言也綠圖侍側拜手而贊于帝曰臣聞縹青者曰鸞齡黃者曰鷦饒紫者曰鸞多白者曰鶻得鳳體而分者也西有鴝雀東有諫珂北有定甲南有錦駝鷓鷯飛光而暎天綬雞曳彩而駢羅竊鳳形而似者也且羽嘉生蜚翼蜚翼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庶鳥之變乃產妖鳥是曰羽蟲之孽德下衰則得其分德又下衰則得其似德極下衰則得其孽臣恐千百世之後淡見而其聞誣天而矯神必求鳳而弗能將歌舞羽孽而珍貺咎徵天無口孰分

其然否神無喙孰折其真偽誠乎幾何矯枉寔多鳳
之瑞世僅見孽世則那帝曰遠乎紘綠圖之見也遂
乃命伶倫斷嶰谷之竹吹律寫鳳之音素女調三舌
之簧炙笙象鳳之翼史皇作斧宸繪鳳之羽胡曹翦
衣裳畫鳳之文又采飛龍氏之篆陳帝鴻氏之硯書
之右書曰巾几銘圖之左圖為帝命驗

伊蘭賦

江陽有花名賽蘭香不足於艷而有餘於香
戴之髮紒經旬猶馨意古者紉佩之用頰浴
之具必此物也西域有伊蘭以為佛供即此

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也從而為之賦曰

英英有蘭猗猗其美謚以伊蘭寔自邛始維蘭之品
粵繁有藜曰蕙曰蓀錯選丰茸曰芷曰蒹名殊物同
形如蒲萱益盃是薦謠俗攸珍乃蘭之贗可佩可紉
服之媚人昔號國香今茲曷湮宜湯宜浴陳除新沃
昔聞其語今茲則認先正誓蘭謂識之艱山谷致疑
晦翁屢歎懿若卉之挺生兮何理美而琦絕既歲繼
以晞暘兮亦宸岑而帶岳友射干而偕生兮朋荔挺
而俱發漱玄英之朝澤兮應復至之陽月秉荼盃之
粵榮兮擅芳菲之醑烈開以景風之傲辰兮貫乎星

回之火節激沆瀣之芳潤兮全朱明之炎德匪直十
步之有芳兮曾諛經旬之未歇乃有娥媼掩嫫靡曼
嫋昭步步移艷笑笑傾城子夫興於鬢髮昭儀寵於
體馨曳步搖之馥郁暎角犀之豐盈若蘭機回文之
錦季蘭琴綠綺之聲爰色授而蒐與且目眩而心縈
倭脩梁家之髻浮渲韋娘之纓咸織指兮爭掇並巧
粲兮相迎都梁蟾蜍兮閑爾而減價虎蒲龍棗兮瞠
乎其亡菁超旃檀於雪域壓迷迭於雲清星芒當晝
而弗隱金粟未秋而先成埒瑤華兮玉蕊叶綠葉兮
紫莖堪納涼於玄圃思御風兮蓬瀛詎數秋紅之蘭

子豈顧晚翠之長卿爰感子兮體物遂錫子以嘉名
重為系曰肇允嘉卉兮昉自炎皇媿人之佩兮王者
之香深谷逶迤兮無人自芳宣尼息鄒兮屈平纍湘
晨月秋風兮屬國之堂洪波霜晚兮謫仙之鄉紉遺
佩捐兮庸亦何傷體物瀏亮兮聊以相羊

鴈來紅賦

此弘治甲子余十七歲時作近得其稿錄于
此

蜀城之花與玉蟬而同房漢宮之菊配黃鵠以分裳
茲纖莖兮獨異候陽鳥而敷芳盈盈渥赭奕奕鮮粧

承景火曼之下委質金神之鄉吳臺草長紅心不同
時節楚岸楓愁赤葉遠謝輝煌迎風動彩泫露生光
映夫容兮瀕枉渚雜桂蕊兮侍君堂殘蝶留連而驚
艷胡蜂躑躅而疑香矜隕霜之不殺咲何草之不黃
脫梧楸兮索索銷蘭蕙兮揚揚琅玕摧兮好樹簫籟
嚮兮長廊柳呈踈兮綺陌荷委蓋兮銀塘矯兮紅蘆
爛然朱芳賞生兮稀有物珍兮非常誤停車之杜牧
詫剪彩之隋皇江淹多才擬抽毫而賦詠班姬含怨
亦却扇而徬徨亂曰春花紅兮杜宇春草碧兮萋弘
茲微生兮秋穎乃借榮於春工根伴兮寒蠶名托兮

霄鴻彼游龍兮杖柱亦詩人兮為風採佳名於飾羽
聊以貽夫雕虫

樂清秋賦

皇天平則成四時兮竊獨樂此新秋無宋玉之悲懷
兮匪江淹之離愁澹吾慮以撫景兮遁炎威於金龕
祛赫曦之焰焰兮追涼颺之颼颼屏羽扇而篋歲兮
御紈素之輕柔聽琅玕之朝墜兮玩金波之夕流桂
連綫於山阿兮蘭猗靡於巖陬旣歲稔其可懷兮又
芬葢以綢繆嘉華黍與膏稷兮獲萬寶於西疇雖四
壁之徒立兮欣人足而我優蹇不樂兮胡為兮攢百

楊升菴全集 卷之六
慮以拏憂命一觴而孤斟兮奚吳飲兮秦謳慕漆園
之斥鷃兮暢逍遙以優游賦印段之蟋蟀兮庶蹶蹶
而休休

綵扇賦

江文通有綵扇賦首尾銜決訛舛復多夏日
枕痾稍為補正

青陽謝兮朱明臨度槐景兮際梅霖日車亭午風柯
不吟纖絳在御輕羽重尋或蒲葵兮紈素又紫紉兮
綠沉空青生峨眉之陽雌黃出蟠冢之陰金膏詒河
伯之渚碧髓挺青鈴之岑竹染湘妃之淚紙搗蔡倫

之砧合為綵扇翳君瑤琴瑤琴兮青琴知音兮賞音
解明星兮縈珮卸半月兮蘭襟墮馬罷梁家之髻含
曠捧西子之心銷獨愁兮片玉恡一咲兮千金怨蘊
隆之赫赫忘逝景之駸駸願鼓幽蘭兮白雪情寄山
高兮水深

藥市賦

蓬丘仙伯七刀圭而通神奈園老宿品千二而稱珍
何如蓉城之日重開藥市之春若夫岐摯湯液和緩
隨滄采嘉林之嘉草掇芳洲之芳羞屏風水餐書帶
山抽人參三椹來自高句麗之國樨枝九折出於嵩

昆明之陬椒聊下虛星之舍果菘薦織女之樓逢茅
龍之衛叔遇木羊之葛由檢本草之聖錄極山海之
冥搜別有天棘日精澤葵海藻火林之蔚炎柯雪津
之擢陽草欵冬叩冰而吐葩葶薶迎露而先槁青綸
碧組蒼龍就食於甲辰素茵皜陳白兔騰仙于辛卯
帝休鬼麗蕩邪而蠲憂神錦仙鹽駐顏而難老又不
若剝犀截角塞翠剛毛澄禺山之水碧醴樊桐之金
膏鮫人泣珠而酬價狼脰鯢金而解橐神鹿兩頭飲
上池之水靈鳥四翼歸金匱之韜莫不攀丹危而陟
翠險實仙的而下神囂涉淼淼馳革革刈翹翹伐丁

丁香草比于君子嘉卉方於女貞藤名簡子花號長
卿五芝色配乎五嶽六飲芳冠乎六清乃延巫彭招
長桑飛絳雪擣玄霜巴戎赤斧梓谷王昌蓬州塗定
辭玄武張開光希夷出崇龕之落真多栖葛瓚之鄉
黃足之鳥呼季玉而並復朱頂之鶴名令威而駢翔
負局磨鏡之翁籬桶講易之叟扶龜床於行阿策鳩
杖於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是月
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還楓瑟瑟而鳴籟菊英英而綴
斑訪名跡於古昔啓藥市於重關被開明廣都之野
帶杜宇天隰之山哀危聽於寸陰矜局壺於井谷布

漢天府之區蔓衍坤維之域八萬四千之人烟五十
四州之謠俗國無夜戶之虞人有春臺之燠邵公程
鄭之倫驥子魚文之服乍發劑以針龍奄飛符而擒
蜮黃者背鮐蒼嶽髻蝸行歌擊壤羣嬉聚沙成行鴈
鴈學語鴉鴉毛姬餌葉鳳子藏花色輝九壁之錦光
漾百潭之霞採思婦之卷耳折放臣之踈麻息風枝
之不靜起露蓼之含嗟崔公之錦云遠華陀之囊已
遐既富矣韓康之肆寧斲乎博望之槎楊雄夢腸頓
醒滯思于雕篆相如消渴歛涓沉痾於齒牙豈知西
顛之盤露北方之河車哉有林間翁孺者起而為系

曰黃能兮休入寢朱羆兮罷窺屏永遁兮二豎載殲
兮九嬰分菊潭兮灑灑宴蓉城兮冥冥鴻安丘繼而
作曰安期神樓散扁鵲陷冰丸銀筒昔誰蘊金瓶今
子殫謝驚鳳兮駐流電訪大藥兮浴還丹邀錢俚兮
雀躍共喬松兮鯢桓主人聞之欣然稱蘭脩容麗級
獻壽升筵敬緝光誦奉以周旋

戎旅賦

恭承恩譴兮于役滇越捐珮江皋兮解紳雲闕三陟
崔崔兮九折黜黜不日不月兮遂屆窮髮撫孤旅而
悄脰兮揜衆困而慙心悵圭籥之駸遄兮逾四稔而

迄今父母孔遠兮懿親離而北南類連遠而分衢兮
似同波而殊潯慈鳥忻於共巢兮恒鳥悲乎異林彼
纖羽之微族兮亦命侶而踟蹰何生人之含靈兮乃
離羣而弗如詠清人之介駟兮感放士之鳴鴉姬公
畏于熠耀兮居父喙夫蟪蛄屈托乘于螭豹兮莊寄
徑于魁魍在聖哲而固然兮攬古人而重歆哀吾生
之罹郵兮背中土而播荒粵戴盆而伏崦兮望崦嵫
之末光神悅恨而蜚颺兮形齟卷而愴囊睇孫水之
浩渺兮瞻靈關之峻極聆猩猩之夜啼兮履狒狒之
朝跡尋終古之攸居兮問祝融之昔宅胥靡登而不

懼兮魑魅過而奚慄岵岵颯揚兮含沙影流喟茲徂
春兮忽焉杪秋月令殊于九州兮瘡卉華而歲周若
有人兮好我携旨酒兮思柔采檳郎兮綴扶留贈相
離兮結忘憂寒鷄鷄兮為脯露江魚兮為脩滇歌兮
爨舞白日逝兮玄景浮獨特觴而懷遠兮雜歎歎其
向陬遂還軫而休室兮隱零雨乎寂夜引簟枕而假
寐兮遙夢歸乎親舍家人嘻以欵語兮閭里紛其來
訝衆鷄鳴而驚余兮晨光物乎東射悵夢歡而覺悲
兮淚承睫而交下假靈氛以歷占兮援龜頌兮余謝
曰明庭其布德兮子行歸乎肆赦系曰莫靡荒服自

揚升菴全集 卷一 十一
中古兮日月之表燭不普兮章亥步窮禹罔睹兮蘭
津開道行商苦兮碧鷄望祭使者阻兮余亦何為恒
此土兮金躍不祥順勿忤兮樂天知命去何憚兮

古度賦

有木詭容在勾之東脩梯盤壤巨幹撐空閱華青帝
垂實玄工蓐收傳紆屏翳粵紅子穿皮茁房殊卉叢
膚無纖蠹腹育飛蟲有夫不名占諸義兮曰碩果不
食在剝之坤宮荒經所漏而鼉仙未弘者歟炎皇未
嘗而左賦始崇者與烜比景灌萐露果星燭葉雲布
楠榴相思為黨鄰平仲君遷為朋故君子識之是曰

古度

石蛙賦

石蛙海錯也荀子書名紫砮郭璞賦註曰石
蛙今方言為龜脚本草謂之決明此蟲也而
類草每春則生華一名紫薑字亦從草謝客
詩所稱紫薑擘春流也江淹有賦未盡體物
故為重構傳諸博物云

江之腹石之華南溟育東海家擘流吐葉應節揚葩
水妃纓佩淵客簪查珠蛤胎月錦鮓孕霞孰與紫薑
名品駢嘉誰抽鼉仙之藻以泳龍伯之涯邠

蚊賦

有物于此孕于丹鷓氏于白鳥育于朱陵殷于豐草
翾翾以作狀翦翦以成象昭昭以相避冥冥以相向
閣閣椽椽據以為營郁郁彬彬竊以為名霰霰眩雨
豐隆混聲貞女棄骼壯士挫精公子不知筮諸靈著
靈著曰針之喙嗜膚之利利在三宵群嬉群躑醉血
不驛疾斃于掌戟著頌喻寡微諸玉瓦玉瓦曰仙鼠
聚糧雀蒿之鄉伏鼈攸戕利距森張何彼皇皇不見
肅霜瓦辭難讀訊諸射覆射覆大夫曰烟火其屯鏗
燭其喜焦螟以為巢蠖蠖以為使芸瓜而來零粟而

逝秋風夕起斯害也已公子喻矣是曰蚊理

後蚊賦

余暇之日戲為蟲賦或謂規規蘭陵之體未
盡蟲之典也夫言生於智智者不藏書事起
於言善言不引事而昔人有點鬼祭獺探瓶
記珠者良亦苦矣余也窵聞習懶直取之胸
臆而已叙之於紙為後蟲賦

邃古史皇剏奎畫兮曲脚旁低古文贊蚊脚旁垂物

則兮謚曰齧民蒼頡曰蚊昭凶德兮炎后品物世匱

資兮蠶尾虺首罔攸遺兮嗜爾蚰化通俗大蚰百靡

宜兮擾龍儀鳳于帝庭兮嗟爾有生胡營營兮禁電

去鳥著周經兮胡爾利策獨無懲兮玄圭紀正炯弗

昧兮丹良為羞大戴記丹鳥羞白鳥注也白鳥蚊也欣絕彙兮鼇

戴山抃聖播跡兮使爾負山莊子使蚊負山諒何力兮謂爾

有睫列子焦螟巢于蚊睫奚誰攘兮窸窣琅疏競來往兮謂爾

有臂莊子蟲臂鼠肝奚誰况兮明潛宵征侶罔兩兮旅蜚成

市仙孺惕兮續列仙傳吳猛事聚響成雷藩侯慄兮中山王事障

爾燦爾徙宜疾兮蟲不能辯對以臆兮肖翹蠕動生

以息兮淑詭妍媸寧有極兮血國三千彼貨殖兮楊子

貨殖曰蚊血國三千使將曷云不慘嗜有國兮赤口

疎飲水褐博設齒然也

燒城煩言噴兮積毀銷骨瘡痂結兮楚組齊帷疇其

隔兮赤燧頰燦罔有懾兮命曰人蟲理可說兮惟蟲

能蟲各以類兮厥以恒性賤剖貴兮人蟲不懲蟲何

罪兮百爾君子無庸喙兮

思友賦寄楊用脩附

夏邦謨

何繁思之糾結兮中悶替以罔休晝屢冷而餽飢兮

寧膳餼之匪羞夢雜糅以恍惘兮曼旅夜之悠悠息

壅翳其煩促兮心震蕩而若浮氣鬱鬱以填臆兮淚

熒熒而漲眸志沉抑而慊慊兮魂離敬而難收羅顛

躓以厄窮兮茲遷逐於海陬哀蕪城之卑溼兮古凜

廣之所都形予予而窘束兮竊滯此其窮途覽芳菲
之變化兮恒感物以增愁獸求曹而躑躅兮鳥失侶
而啁啾矧離索之悽惻兮顧寂歷而無儔寒廓落而
冥寞兮阻容與以優游極兄弟於四海兮偉曠士之
徽猷人固各有所志兮焉深淺其相侔豈不語洽而
貌澤兮惟知心之難求慨仲身之多類兮得鮑叔而
攄幽僑札相感於傾蓋兮或獻紵而縞酬仰尼父之
禮瑗使兮慕贈處於回由世重陳雷之懿行兮况以
膠漆之相投王貢出以類聚兮慶廉義以為疇古固
敦斯軌躅兮余於是之敢偷伐木興刺於鳥鳴兮谷

風以棄予為仇張陳隙以反目兮蕭朱卒泮然其相
予悲夫人之昧昧兮胡纖介而成詭喟斷金之日遠
兮懼麗澤之皆流時矯首以遙望兮眇雲木之相樛
叟山川之蔽虧兮邈傳置之迫脩月輝輝而照夜兮
霜稜稜以驚秋風蕭蕭而振樹兮雨汨汨以沉丘情
縹緲以快悒兮然侘傺而夷猶懷孤憤以紆鬱兮遭
迴腸而優柔嗟百歲之易邁兮胡歡寡而多憂當其
羣嬉而愉樂兮寧知愁苦而淹留欲剪迹而橫逝兮
非弱質之勝羶欲蕩志以怡悅兮畏淫肆之為尤固
自厲其不豫兮惟靜默之相攸庶尚友於古人兮考

往則以臧謀

泛水雜體

臨遠水兮極雲海之茫茫齊桂楫以擊汰望蘿筌以
搖艫扣榜歌以流唱撫流景以徜徉沿三島之赤岸
泝九曲之滄浪詠吳趨兮渺閭闔激楚奏兮懷瀟湘
三翼青翰重英朱軌倚通川之長薄陶小春之遲晷
霞綯粲兮朗懸波澹淡兮不起語海童兮烟之潯招
漁人兮蘆之碕睇翠微趨綠水攀紫巖折素芷祭清
言析玄理陳古風歌正始忽白日之西匿留情懼兮
未已指回塘以分背視星漢之空明何余心之廖廓

感越鄉之羈情聞馬融之長笛聽謝傅之哀箏翔寒
蛩而寫怨聆歸鴻而寄聲且曰芳歲歇兮芳夜闌旅
遊倦兮旅懷殫偕美人兮携手聊逍遙以盤桓

戲作破蚊陣露布

非烟女將行燭姬兵敬奉堂宣式遵闡命破蚊陣于
乙夜收鷓捷於寅籌不憚宵征即陳露布竊惟蚰化
之孽元匪貞蟲之羣似鴨似鵝以貽害於羊羅鼠夾
如虎如豹曾煽雷於甍社淮津血國三千睫巢億萬
飢方柳絮妄學阿香之聲飽類櫻桃僭擬炎官之色
胄系子子敢偷郁郁佳名捷寔茸茸擅據閣閣要地

擾仙遊之夢栩栩難成妬文苑之思便便奚用如花
越女嘖蛾撩亂錦窓似柳張郎挫精倮直靈殿投間
抵隙乘暗幸昏睫玉肌而齧花貌猶作嬌鳴刻香骨
而露芳筋未償姦志率其不逞實繁有徒惡冠蚤蜂
嘗藥之經恐漏罪浮畫蠹待旦之術已窮夙稽誅於
金神不早降于青女某等掃除賤役箕帚微能躬糾
貫魚手戡閔蠹雖出火攻之下策亦效羽被之先登
灰釘須臾嗤負山之何力格戟少選諒遊臺之豈還
俾丈人怡神丙枕無展轉反側之虞偕女君合樹子
宮叶熊罷蛇虺之兆好音時遣薰風送欣怵曷勝捷

書夜奏清晝同馳聞敢後

善文卷一

太史升菴文集二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丁丑封事

奏為請駕還宮事近者車駕北出都門百里之外經日未還臣等聞之躑躅驚惕皇皇無依先期一日道路相傳有此消息莫究來歷不知虛實臣等竊料陛下聖明必無此事道路所言或是虛傳故不敢輒以風聞上瀆

天聽今者百官不奉朝夕四門不納敷奏輔臣遠追

於郊卿寺列次於門居而不知其忽行行而不知其所止則是道路所傳者非虛而

聖心之欲爲此行者非一日矣臣嘗聞之君人者無輕舉無妄動非無事之遊故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堦張幄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迺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若輕舉妄動非事而遊則必有意意外之悔今

皇天所付之中國在

陛下

祖宗所傳之神器在

陛下

兩宮之孝養在

陛下臣民之覆庇在

陛下柰之何其不重且慎也夫以匹夫之微適百里之外尚且囊衣裘以禦寒暑佩弓刀以備盜賊

陛下暴衣露蓋櫛風沐雨曾不顧惜此臣等之所未解也中外意向

陛下非不知臺諫章疏

陛下非不覽然而必欲堅爲此行者豈謂邊境有山川之美物產之饒軍容之盛田獵之樂乎臣等謂此

逆旅之觀非崇高之所事也又豈謂胡虜侵犯我疆
場寇掠我人畜宜耀我威武以飭我防守乎臣等謂
此將帥之責非警蹕之所親也今舍崇高之極而爲
逆旅之觀去警蹕之嚴而身將帥之責偏聽生姦獨
任成亂未之察乎古之聖人舉事必謀於衆
陛下試集臣民於前問之一人則一人以爲不可行
矣問之百人則百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千人億萬
人則千人億萬人以爲不可行矣

陛下初謀此行畿內連月大雨溽道及
車駕至止昌平京城盡日大風揚塵此非偶然蓋天

心仁愛

陛下欲留止其行也人言縱不足聽

天意昭然不可信乎况水潦災傷正在當年糧儲軍
噐不如往日萬一偵騎乘虛惡氛卒至如去年白揚
口之舉是以逸豫之衆臨不測之地以無名之出當
猾虜之鋒其不可不預爲之慮也審矣鑒之往古周
穆王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箴漢武帝深夜微行致
有逆旅之辱觀之

昭代則土木之變近在己巳未及百年也當時尚賴
中國之運荷

宗社之靈用謀臣之策空府庫之財竭邊廩之積僅
克以濟然其所損亦不少矣稽之前事既如彼驗之
已已又如此

陛下聖明其不可不深為之念也審矣臣等待罪史
官直書時事以垂久遠其職分也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昔與其令後世觀之以為今日之譏孰若今日
止之以揚後世之休乎故不敢避鈇鉞為

陛下陳之伏望

聖明俯從輿情早還

宮關保泰山四維之安垂史冊千年之譽實社稷無

疆之慶也豈惟臣等之幸哉

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為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
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
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
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
彭曉分為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
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
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為經孰為註亦不知
孰為魏孰為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

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
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
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觀張平叔
悟真篇云叔通授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予意
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雅楊
邛峽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
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
篇後敘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
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
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

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氷融其說旣以自欺
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敘又云有人自會稽
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
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露足矣誠可笑也余
旣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
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
書如斷圭復完缺壁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
譬况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隕命
亡身傾貲盪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
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

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
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恠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
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周官音詁序

左傳浮誇誣誕之祖也大儒韓子乃服膺而到心末
學後生皆心惟而口誦以其文采之煒燿也周禮瀆
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竒字古音蓋
劉歆受學于楊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
之固可以補天祿校文之缺爲召陵公乘之禪矣其
書不用於科舉不列于學宮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

改麻沙俗字之訛刊亦古典之巋然靈光也顧未有
表出之者亦學山一篲之虧吹劔一映之缺乎余觀
先鄭後鄭之同異相角杜氏干氏之可否相將孔穎
達則會粹四家陸德明又並刻衆切如開武庫五兵
隨所用之似張錦機百練惟其取者乃手錄之爲周
官音詁一編以爲鈎亥提要之助羣居終日爲之賢
乎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喑夫銀鈎乍閱亥豕成羣灑
櫛行披焉烏盈貫於戲貂矣庶有豸乎青衿桐子錦
帶先醒或采下釘於朝聞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將
取飛蟲於宵肆若夫逃儒叛聖者以六經爲注脚倦

學願息者謂忘言爲妙筌或以示伊寧不嗤我然心
面不同亦更笑也

石鼓文序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
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
年前物也惜夫遺文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
苑此文特軋卷首哀錄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
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
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
之外見其全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爲深慊又迪所

訓釋君子員員邈邈員旂二句牽合紕謬重堪嗤鄙
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
點更不復書此易見爾迪旣誤讀君子員員邈邈員
旂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邈邈旌旗搖動貌此豈
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邈
邈員旂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者也
一隅若茲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
語慎曰爾爲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
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
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爲繼

絕表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而先生
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惟耳言未墜手跡莫續
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爲
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
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尾藏之
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
鼎象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
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

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
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
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
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
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
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
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
使重譯之貢續有至焉固以爲恒而不恠矣此聖王
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
于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

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于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
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
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
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
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
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
相牾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旣迷其元而疑者遂斥
爲後人贗作詭譎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略所上其文
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竒矣此書之傳二子之
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筴尾

水經序

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下諸水首河終斥江
凡一百十有一日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
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
澤地所在凡六十以爲卷終限華夷判疆域利灌溉
通輓運具考是焉蓋不刊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
孫者獨評其爲未精審遂啓疑於後人謂河源一派
漢使終不能窮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徧域中
豈必一一皆信也余竊以其說爲不然昔在陶唐水
失其行神禹平之史官紀其濬導之績於是乎禹貢

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跡之廣旁及異域圻壤悉載
淑詭畢陳於是乎山海經作焉原欽此志蓋祖述禹
貢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會之遺圖溝洫河渠之
雜志輜車觀風之赴告謠俗聞見之傳信其不爲無
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余嘗所
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楚陸走秦趙經
且萬餘里名川支川問津者無慮此書之十二徵徃
所載與今所見無至忝忤用是例其未經者雖天下
可知也謂其爲未精審者無乃厚誣與夫禹貢者聖
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滙澤爲彭蠡東迤北

會爲滙傳者摘其爲紀者之誤至於山海經之牴牾
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此書顧不足爲禹貢之
義疏山海之補逸乎乃獨久湮於肆筵者亦由知者
鮮爾余近得之惜其紙敝墨矇乃重爲校輯止存欽
之本文若酈氏注衍爲四十卷厭其枝蔓太繁頗無
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沈引佛經恠誕之說幾數千言
亦贅已今之史傳類文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
欽之用心與其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
汰儀禮而反任曲禮之傳爲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
以按傳而反因傳以疑經皆貴諷說而賤本始是末

師而非往古可重慨者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
焉嗚呼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轉注古音略序

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轉
注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小學
家曰動靜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
嗚呼也曰引證以擬之曰某讀若云徐邈讀王肅讀
是也毛詩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
義耳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寔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
韻補始有成編旁通曲貫上下千載朱晦翁詩傳楚

辭考訂盡從其說魏鶴山論易經傳皆韻詳著于師
友雅言學者雖稍知密誦而猶謂叶韻自叶韻轉注
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余自舞象之年究
竟六書不敢貪古人之成編爲不肖之捷徑尤復根
盤節解條入葉貫間亦有晦于古而始發於今謬于
昔乃有正于後故知思不厭精索不厭深也古人恒
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以之讀奧篇隱帙渙若
氷釋炳若日燭又以所粹叅之古人成編視其煩重
補其遺漏庶無蹈於雷同兼有益於諷說乃作轉注
古音略大抵詳於經典而略於文集詳于周漢而略

於晉以下也惟彼文人用韻或苟以流便其辭而於義於古實無當如沈約之雌霓是已又奚足以爲據耶今之所采必於經有裨必於古有考扶微學廣異義是之取焉匪徒以逞博糜累卷帙而已方今古學大昭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必求子雲於後世也

檀弓叢訓序

楊慎曰鑿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斟諸明高赤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

能犁然有當于人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中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奧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已孔穎達之明備或即經之一言而行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陸黃吳補緝昉列亦各殫述者之心工已陳騃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濫乎曷其沒矣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其甄藻脩辭之階循焉藁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筌恧乎子休與子玄至於扇搜幽蘄累味集珎何遽

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六書索隱序

慎自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爲折衷
迄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
則有大禹岵嶺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
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
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
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
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于
六書皆有論著悉緝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

友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
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茂美肆筆數之晚乃覺其
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犁正之而未暇也太原
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
通雅逸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說文
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
文籀爲主若小篆則舊藉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
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
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緝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
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

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
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
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
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
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
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二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
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
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
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楊雄說京房說劉
歆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傳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

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
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臆
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
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一
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
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强又增加俗
字如竹尚少爲笋昇高山爲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
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
冰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
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

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得脊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蟬蛸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于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剿程朱之蕩魄工文辭者止于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竒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墻哉慎爲此感欲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徧閱

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深于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剿說于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詁經正史訂子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荅之曰藝即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嘉易韋編三絕其以孔子爲楊子雲以易爲太玄而詩書春秋爲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羨根豈出于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爲極致而識字爲

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而後爲不踰矩哉書成并識此于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余斯言其必喙呷而心俞矣夫

宣和書譜序

宋宣和中君臣冥盱于豫樂而文具粉飾乎太平故篆鼎銘鍾法帖名畫全集于汴京而麇載于御府其款識形式則有宣和博古圖躡躑摠目則有宣和書畫譜玩物溺心固蝨政之烟戒而考古資識又游藝之不廢也晉代宮閣名魏王花木記尚有傳焉而況是乎蚩尤之兵也夏桀之瓦也祖龍之長城也煬帝

之運河也當日之梗階後代之利用矣博古圖南國監有刻本而此書雖中秘亦缺余得之于亡友許吉士稚仁轉寫一帙異傳無絕云

補名賓異號錄序

史記云孔子數稱介山子而不著姓名豈隱而不彰乎抑當世則彰而世遠則隱乎若論語所載長沮桀溺楚狂晨門荷蓀荷蕢皆不得其姓名而因事號之也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抑亦介山之流乎若甘茂號樗里子范蠡自稱鴟夷子計然自號海濱漁父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別號

之稱唐人猶未數數然至宋則人人有之或人兼數
號討尋寔艱於時有名賓錄異號錄臨文開卷亦便
簡閱今其書不傳暇日乃爲補之比之圍棋握槊之
譜稍有益焉曾記弘治中泰陵乙夜觀經注以養心
吳氏名字下問於館閣徧閱載籍竟不知也使異號
名賓之書尚存則執之以對不爲愈乎

分隸同構序

自蒼頡沮誦而下科斗鳥迹以還爲八分爲楷隸其
變夠矣說文訓纂字止九千玉篇龍龕至億萬異體
別構俗創訛音實繁其文焉暇日搜諸字書合于六

書而又叶于八法得什一於千百振體要於碎煩名
曰分隸同構嗚呼上谷之翮未覩鴻蹤曇壤之鷺空
傳麇本隸古以定通今以行時乎會當有變薑牙之
手元和之脚明之存乎其人知貽笑大方之家庶用
詒小子之造爾

風雅逸篇序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逸也
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矣曷以名之逸外三
百篇皆逸也粵稽魯論兩引逸詩侈止兩韵約僅五
言後素昭文何遠興仁聖容賢焉賢啓聖焉于是乎

取之以此其存槩彼其餘豈必無主文譎諫之旨民
彛物理之訓哉惜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
餘句散見諸書若大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
文若諸子瓌語網羅放失綴合叢殘尚多有之吐珠
於澤誰能不舍聖喆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已寶茲類
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
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
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篇由前言之則太師所
職數止此由後言之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詩
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狸首鷺誦蠶蠨龍蛇後

代詞人刻意莫追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蓋不帝驚
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
遺者粹之亦奚啻足爲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彈
歌至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
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爲第三卷錄逸詩篇名
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爲第四卷
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執事涉孔子者廿二篇
爲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
婦女胥靡俳優雜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爲第六卷第
七卷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諺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

語不恭之語百五十條爲第八卷錄荀卿成相雜辭
三章俛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爲九卷錄葛天氏
八闕訖于詩延滌角有篇目逸其詞存其名義爲風
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謂之曰子知富
翁好古者乎犂鼎匹馭玳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罅
裂罄已懷資受市魁嗤子所爲嗜古辭者將無類茲
吹呖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
則罄而資依託之售則受若嗤請刊落之其尚有盈
辭予投筆而起負序以謝曰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
子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筴

五言律祖序

夫仰觀星階則兩兩相比類玩卦畫則八八相聯蓋
太極判而兩儀分六律出而四聲具豈伊人力寔由
天成驗厥物情可識詩律矣五言肇于風雅儷律起
于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
五言起于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惑紅粉素手彩
色相宣是儷律本于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
梁代平頭上尾創自唐年乎近日雕龍名家凌雲鴻
筆尋濫觴於景雲垂拱之上着先鞭於延清必簡之
前遠取宋齊梁陳徑造陰何沈范顧於先律未有別

編慎犀渠歲暇踰麋日親乃取六朝儷篇題爲五言律祖沂龍舟於落葉遵鳳輅以椎輪華瑁極摯本質叵踰矣今之論詞曲者曰套數小令各有體套數可以倣小令之嚴小令不可入套數之譚論字學者曰分隸篆籀各有師分隸可以從篆籀之古篆籀不可雜分隸之波例之詩律曷云異旃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選詩外編序

予彙次選詩外編分爲九卷凡二百若干首及復觀之因有所興起遂序以發其義曰詩自黃初正始之

後謝客以俳章偶句倡于永嘉隱侯以切響浮聲傳於永明操觚軫才靡然從之雖蕭統所收齊梁之間固已有不純於古法者是編起漢迄梁皆選之棄餘比朝陳隋則選所未及詳其旨趣究其體裁世代相沿風流日下填括音節漸成律體蓋緣情綺靡之說勝而溫柔敦厚之意荒矣大雅君子宜無所取然以藝論之杜陵詩宗也固已賞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後生之指點流傳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雖不足以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拱之先駟天寶開元之濫觴也獨可少此乎哉若夫考時風之淳漓分作

者之高下則君子或有取焉是亦可以觀矣

選詩拾遺序

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以誦江左之音可以觀雖則流例參差散偶眎分音節尺度粲如也有唐諸子效法於斯取材於斯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是以枝笑幹從潘非淵也而可乎哉余觀漢志藝文隋志經籍跡斑斑而目睽睽徒見其名未覩其書每一披臨輒三太息此非有秦焚之厄漢挾之禁也直由好者亡幾致流傳靡餘惜哉方宋集文苑英華日篇籍自具也陋儒不足論大雅乃謹唐人而畧先世

遂使古調聲聞往體景滅悲夫梁代築臺之選唐人梵龕之編操觚所珍懸諸日月伐柯取則炳於丹雘矣二集所畧予得而收之爲選之外編又網羅放失綴合叢殘積以歲月復盈卷帙稍分時代別定詮次仍以選詩拾遺題其目嗚呼昔之遺軼可重悲惜者業已莫可追及幸頗存者宜無諉矣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此者歟

唐絕增奇序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効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侷佛者莫如絕句唐

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汨于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盛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効之惑矣昔賢彙編唐絕者洪邁混沌無擇珉玉未彰章澗兩泉盛行今世既未發覆於莊語仍復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弼伯謙柯氏高氏得則有矣失亦半之屏居多暇詮擇其尤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人遺珠茲則綴拾以唐

詩增竒爲標題以神妙能雜分卷帙逃虛町廬聊以自娛跪石之吟下車者誰與

羣公四六序

滇雲僻在萬里其士夫皆江南播移楚蜀流寓其地高燥無梅雨之潤絕蟬蠹之缺故藏書亦可久焉慎執戟其地垂三十載壬辰之春於葉榆書肆以海貝二百索購得羣公四六古刻乃宋人所集不知名氏自甲至癸凡十卷其人則首王初寮至蔣子禮五十五人啓凡四百六十五首嗚呼四六之文於文爲末品也昌黎病其衰頽柳子以爲駢拇然自唐初以逮

宋季飛翰騰尺爭能競工觀此集所載若王梅溪胡
邦衡王民瞻任元受趙莊叔張安國胡仲仁陳止齋
皆一時忠節道學之臣鴻藻景鑠之士其英聲直氣
見于偶麗締繪之中直可與陸宣公奏議上下相映
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昔蘇文忠公稱孔明出師二
表與伊訓說命表裏豈屑屑於贅牙詰屈哉大中丞
百川張公腹笥既富手校尤勤乃取弋於飛蟲下問
於采菲因出舊藏裝池新帙并序所得之由以廣古
賢之跡傳諸四方亦文獻之盛事乎

清音競秀詩卷序

蟠峯李子子安銜使于蜀東阜劉子作詩贈之猶齋
謝子繼之東谷敖子三之初亭程子四之菴子不敏
五之屬而和名又若柯首稗以成什乃孟冬廿日會
于凌雲之清音競秀兩亭臨睨久之且邀予篆題予
即以二亭名名卷蟠峯子曰義曷取乎噫山水之清
音無幾耳巖壑之競秀無幾耳與夫喙鳴之善也疇
類之合也猶之山水巖壑也亦無幾耳子行萬里閱
人多矣所爲詠歎緘藏者僅是所爲留連徙倚者僅
是茲可曰無擇敕乎率是道也於學術辨其真贗於
朋從分其鳳鷲於尚友師其峻特於剽務審其義命

可以裨身可以大畜可以樂羣可以同人畜之大者
德之崇也人之同者業之廣也推是說也雖終身行
之可也奚翅爲山水詩辭指哉老予不敏題以爲清
音競秀詩卷序

書品序

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
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遣辭也類皆代則然非相假戩
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
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執而書又非詩比謬
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工小技罔

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
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
于人曰作字欲好即爲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从之
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
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擗籥先王
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
苟于物將苟于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
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譚苑醍醐序

醍醐者鍊酥之精晶佛氏借之以喻性也吾借之以

名吾譚苑也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
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
道其可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
博有約佛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
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
說曰必有實際而後真空實則擾長河爲酥酪空則
納須彌于芥子以吾道而瓦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
印證吾道一也譚云苑云徒說云乎哉醍云醐云徒
味云乎哉

丹鉛別錄序

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
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予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
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全璧洪荅曰泳圖流者採珠
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棄石余之抄略譬猶摘孔
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
而彌篤雖遇見督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
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慎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自束
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
所發明聊擇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別錄享敝帚以
千金緘燕石以十襲雖取大方之笑且爲小道之觀

知不可乎

滇候記序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陰徑寸而移兩暘之地隔壟而分茲其細也太明太蒙之野戴斗戴日之域或日中而無影或深暝而見旭或街燭龍以爲照或煮羊脾而已曙山川之隔閼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雲之臺有相風之幌有候風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齊矣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夫九丘之書志九州之異也夫而

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慄作荆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異錄皆是物也余流放滇越溫暑毒草之地尠過從晤言之適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日莫萬一釋其棘矜歸于氓叻焚枯酌醴斑荆坐茅與擊壤之老聚沙之童晨夕話之亦可以代博奕矣

四川總誌序

余嘗讀左太冲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矚若君平王褒譁譁而秀發楊雄含章而挺生

自漢而下文章之盛無出于四子矣然豈徒四海考
雋游談為譽哉文之傳事之傳也去今千七百年而
談漢事如昨日繫四子之文也文乎文乎其可謾乎
若夫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
東坡雄辨則孟氏之鋒距邵菴詩律比漢廷之老吏
繼炳靈而躡蹤感挾藻而騁轡與為多矣况子安少
陵薄遊徧乎三巴石湖放翁篇詠泊于百濮其原本
山川極命草木亦楚材晉用秦渠韓利矣先君子在
館閣日嘗取袁說友所著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
文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

右采獲欲纂為蜀文獻志而未果也悼手澤之如新
悵徃志之未紹罪謫南裔十有八年辛丑之春值捧
戎檄暫過故都大中丞東阜劉公禮聘舊史氏玉壘
王君舜卿方洲楊君實卿編錄全志而謬以稇文一
局委之慎乃檢故麓探行篋叅之近志復采諸家擇
其菁華褫其煩重拾其遺逸翦彼稂稗支郡列邑各
以乘上又得漢太守樊敏碑于蘆山漢孝廉柳莊敏
碑于黔江文無銷訛刻猶古削東阜公喜曰漢碑之
傳于今中原亦掃跡矣乃今得茲于遠邦不謂斯舉
之獲乎唐宋以下遺文墜翰駢出橫陳實縣有昉乃

博選而約載之為卷尚盈七十中間凡名宦遊士篇
詠關于蜀者載之若蜀人作僅一篇傳者非關于蜀
亦得載焉用程篁墩新安之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
如杜與蘇盛行於世者祇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
也同時年近諸大老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
循海虞吳敏德文章辨體例也開局于靜居寺宋方
二公祠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
匝軫廿八日以畢食時而成既愧劉安之捷懸金以
市又乏呂覽之精乃屬鄉進士劉大昌周遜校正而
付之梓人昔漢代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圖後世
建學倣焉七十子之名馬遷之立傳徵焉當時號為
西南齊魯岷峨洙泗文之有關於道若此文翁之功
不可誣也繼文翁而作者今之阜翁歟獨愧慎華顛
白紛舊植荒落不足以揚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
也恕其不敏補其未備尚有冀吾黨之助焉

太史升菴文集二卷

太史升菴文集三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大理府志序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緣洱水出罷谷爲西南巨瞻浸
蒼山像靈鷲爲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而
人英又裒然育燁然縟犁然有當於中州之奧區卓
乎無謝於南溟之竒甸焉嘗稽之往籍緯書云神農
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丘滇池比之猶
爲邇封陸終爲黃帝之所娶若水爲顓頊之所生產

里爲湯亳之貢國濮人爲武牧之征隊載籍昭然可
以覆視奚待常頰爲通道始而唐蒙爲開郡先乎昔
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韋臯徐雲屢若竇滂若樊
綽若韋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曰牘列實則錄存書
亡若勝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弓具存然或
失之誤或失之畧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畫之幅
員數千里而以二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慙其能說
極命草木無裨於多識矣柱史溫泉郝公按部駐郡
緝舊志而病之乃徵議於督學憲使默泉吳公參相
龍山沈公僉憲膠峯安公板令於太守龜厓蔡公二

守小溪王公禮謁給諫弘山楊公荆守侍御中溪李
公二公家本郡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且諳土
著之詳於是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創新
例大增舊文閱數月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時
則龜崖公政成化流之暇宅生居方之餘也而古跡
英躔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景物者一
一昇新之賁飾之輪之奐之詠之榜之不翅柳吳興
之蘋洲謝宣成之疊嶂矣其爲新志之助不亦多乎
慎也恩譴裔土流戍滇陰紫城蒼麓夙嘗授館餽廛
香界珉岑昔饒解鞍橫枕乃以首簡屬之孱毫非敢

曰僭杜征南之先固願附張京兆之後云爾

劍州志序

志流別于史九丘先于六籍地象倣於河圖雖迂恠弗稽實志初也至禹貢職方則大備矣劍以山形名州人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謂即劍道之谷泝其世正際九丘而岷山之精上爲井絡見河圖文寔今井絡關劍首區也奚待禹貢職方始著梁益哉三代以還劍代爲要害地唐爲節度雄鎮領縣有八棊布於環三四百里內連城擊柝相聞也今登高望之歷歷在目迨

國朝劍獨遠於宸極最爲蕞陋四境相距千里遼絕二百里而遙始得縣一百里而遙得驛三十里而遙得郵繁雄昔如彼也荒陋今如此也豈獨時運則然抑亦王化有遠邇歟官其地陋其土窳其政者徃徃是也武緣李白夫壁來守是邦獨事振厲希古良牧拓城池奠廬井立鄉社新學宮祀鄉賢表名宦公館郵置皆鼎新之勞以身先教以身率劍之士久爲荒解至是有裒然舉者始也余徵其政於聞既而北征路貫劍門又徵之於見白夫出其所修劍志繙之又徵予耳目之有徵焉其土俗民風炳如也將無望于

嗣守者歟斷碑殘碣遺文墜什拾于奧突荒甃者又
哀聚此卷若與景陽子厚之銘少陵謫僊之詠競其
英爽過其地者覩其山川若生色焉斯州也可無斯
志夫白夫請余序在正德己卯成之歲則嘉靖甲申
時白夫已還秩去劍云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
部首粵當三物賓與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
法癸茸試窻曷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于素乃以
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

邑郎官洎流未官咸慎選精遴昉局隸事罔弗虔學
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屆罔弗共闔滇之校四十有
二入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睫擇也先
長夏回星淖瀉湛馨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
鏢院御史病蕭衆曰矢公矢慎乃違此二矢昕有如
日暝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
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
內司試者鏘之爰爰如也鯁鯁如也公簾以外司調
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
外而網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

世人鏤雕其文之優廿首爲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
其濫竽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
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修折
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于文章三
代以還道寓于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
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
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
盛于唐增光于宋而其得人之効視三代猶矣我
太祖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盲否
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彛而倫

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
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
兩傳詩采漢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
古註疏與陳澔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
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常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
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贍辭末場在通
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
菁莪棫樸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
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
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

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滿魄陳陳相
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呿口此何異瞽矇誦詩
閤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
諸儒且慙焉况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
今

皇上遠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雅
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于今日收濟濟之
士迓穆穆之衡行媿于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

命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滇雲

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
子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
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
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勗哉
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某也願徼榮靈
假於諸士子借書以俟

雲貴鄉試錄後序

粵嘉靖甲午秋雲貴大比登賢書成某也當後錄以
終義則臨文盱衡而贊曰惜蔚矣哉滇之文乎其士

之脩辭崇古齊軌中州近則有唱第于臚句魁選於
春官者矣茲舉也一一焉彬彬焉限于額計而弗獲
兼登者尚繁有士蔚矣哉滇之文乎恒言目滇曰遐
域某也竊載稽古滇域非遐也青陽黃軒之封壤也
黑水玄禹之導跡也逮德下衰靡莫據鬼方擾矣建
武葉榆氏郡永平蘭津開路德又下衰而鐵橋阻玉
斧畫矣跡是以論非德盛而流光化行而服遠乎故
曰地過日月之表誠登三咸五之盛跡也我

太祖高皇帝德隆黃夏業懋炎漢以世運輸衍之寔
五帝之黃也三王之夏也漢又不足言也滇之啓開

合分足徵之矣不然何黃夏啓而殷周閉兩漢合而
唐宋分乎故滇文之蔚也實彰聖代文治之廣矣大
矣况漸漬以百六十年之育養哉今

皇仁聖以文致太平明詔於文體三致意焉士生茲
時沐浴涵泳能無慨然矣乎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子諸士詎以遐自畫乎奚足
以文爲擊悅之藻也飾羽之畫也見其外矣未見其
內也

聖天子所以寤寐賢雋以臻三五者如茲而已乎先
正有言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

乎哉必也濟乎義某也於斯文無能爲役敢籍是言
爲子諸士誦之以終鹿鳴之義

貴州鄉試錄序

嘉靖庚子秋八月天下鄉試期貴州巡按御史某實
監臨焉制度數議品式宏槩撫庀續食豫資用寔文
科攸始比友邦則勞倍矣巡撫副都御史某鎮維重
臨士爭快覩提調則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入
試之士凡若干人提學副使某所遴也先某應聘于
邁途貫重阻山則侵霄谿肆無景草樹蒙密分天闕
日虎豹之所穴猿猱之所捷上援弱枝俯蹈弱泥步

者鏐橈利屐騎則緘鐵鑿蹄晨與鷄俱興夕篝火猶
登信天下之至險且遠也及將入其會城則山經水
締壤沃屋潤鬱鬱乎葱葱乎曰有開乎文光矣展采
之儀腆郊勞之飫豐融融乎泄泄乎日垂精于文治
矣逮鎖院則白盛青聖黃簾綠幕輪奐改觀心神怡
曠嘖嘖乎藉藉乎曰助飾乎文事矣三試竣事分經
閱卷文則彬彬有中州風其敢以遐異衡述改鑿乎
精覈嚴復得士之中式二十五人梓其善文二十篇
爲錄以獻嗚呼天生五材肇于水究于土人有恒言
曰水土水土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囿

也嘗讀禹貢之書見其土九州等九賦地產方貢品
明昉列而獨恠其詳于物而畧乎人也又讀周官職
方等男女均多寡又怪其詳于民數而畧性與俗何
哉及汜觀管子之著水樞班固之志地里則禹貢職
方之未詳于此備矣管子之水樞列齊楚越晉燕宋
六國而貪麤簡易之俗謂其解皆在水固之地里列
秦蜀至吳粵凡十三國而游俠而柔弱而剛毅而險
陋而夸奢而剽悍而巫鬼謂其習皆係乎土唯唯然
與否否非然與吾不得而知也然以管班所稱較之
今何啻碧槎規磨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

之性稟于天自王畿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一也習也
者則係乎君之令師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乃知禹
貢職方萬世之書而管班則一時之書耳由是言之
人才之生豈係乎地哉是故君有分土無分民師也
者有教無類粵稽諸古大禹出於西羗也少連生于
東夷也是皆夏周之聖賢也降而漢唐相如起于巴
蜀九齡出于五嶺歐陽詹挺于閩海姜公輔生于愛
州抑其次矣

皇明區域遠過日月之表越五帝而並神農文明之
化則軼三代而隣唐虞貴州古之鬼方黃帝所娶之

國唐之夜郎李白遠流之鄉聲名文物之見止此至我

太祖高皇帝始郡縣之衛戍之庠序之取鱗介而衣
裳之列箐砦而闐闐之百年以來道潤德洽文覲武
匿昔也鬼方今也拱帝鄉昔也夜郎今也觀國光茲
聖天子崇古尚賢表章經術釐正文體天下喁喁爭
相嚮風先是三年爲丁酉寔始開科增額貴州之士
磨礪脫穎括羽入彀是春登禮部之士遂得四人視
往昔亦三倍矣盤江崇安之水若清而深黔中羅甸
之土若畝而金士乎士乎其能重乎地乎地乎地乎

其重係乎士乎自今以往因文以貫乎道友今以尚
乎古上焉可希乎夏周之英不及則亦不失爲文章
之司馬歐陽功業之九齡公輔其勿以遠自畫地自
限哉某於試事無能爲役而授簡僭羣言之首請以
瞽誦敢告勸駕

三楚壯遊詩序

南國寄梅竭來小雪東橋折柳行指孟春溪山之征
邁紆懷岐路之睽離軫念爰鳩同調乃燕將歸楊子
伯臣者連然韻士也多才多執不忮不求詠詩考槃
敷易蜚遁山梁飲啄遠樊籠而無心江湖浮遊捐鍾

鼓以不享楚澤非淹於桂樹周原實睠於棣華菜服
承歡潘輿送喜江魚入饌檣燕留人紹陳氏之英靈
珠星聚夜分謝庭之蔭蔚玉樹搖春解珮弄珠逢漢
濱之遊女引商刺羽和郢中之騷人將辭敬梓之邦
滌過折麻之地余衰卧天一柱子行望月兩鄉他日
清風自深玄度之想茲晨零雨得無子荆之詩分題
古詩五言合爲各體一卷題有楚字者詩緣楚吟也

周受菴詩選序

粵若稽古吾蜀詩始萌芽蠶叢有日月二章蜀著龍
歸三曲蓋開塞未通禹貢以上時也隸風有江沱即

沱潛之域頌稱清穆乃吉甫之詩聖垂刪述賈而尚
矣炎漢之興司馬相如體物瀏亮之餘復制郊廟樂
府之作溢為封巒天覆之詠中葉擅名四海爲雋焉
唐則陳子昂海內文宗李太白為古今詩聖降而劉
灣雍陶符載李遠唐永苑咸之徒振其末嚮蘇文忠
公宋代詩祖而輕軫後進云文章妙天下詩律不逮
古人蓋規磨之談媚嫉之訾耳唐庚韓駒巽巖後溪
魯交李石文丹淵喻三嶠襲其殘芳元則虞道園兄
弟鄧文原父子不墮其揆藻以開

皇明嘉州楊孟載青城王汝玉成都袁可潛徐遵晦

富順晏振之近得宜賓牟君倫長寧侯汝弼嘉州安
公石程以道卓然名家往年慎修全蜀藝文志載之
不能盡也廣漢受菴周公穎異秉資弘深績學經術
古文之餘剩爲冲融寂寥之句自筮仕至長憲外臺
不廢披閱討論可謂有萬卷書宦輒秦邊晉塞桂
嶺昆池可謂足行萬里路發之紀行詠之邊徼和之
友生寄之山水子夏之云止禮義莊周之云道性情
管子之云紀物陸機之云緣情左思之云詠史阮籍
之云詠懷寔皆具體兼之和衷觀之可以備圖經衍
之可以裨經略豈曰流連光景云乎世有爲高談者

曰作詩無益則詩教可廢商賜其衰矣受菴公以冊
藁示慎且曰選異不必多古人無多也慎快讀三復
摘其必可傳者若柯篇題曰受菴詩選又序吾鄉詩
之萌芽流裔以傳受菴天下士而尚友古人者慎以
一邦一邑言陋且齷矣繫亦尊鄉敬止之私爾尚竢
海內名鉅掬爲太序茲其藥韋之先糝糠之前云

宋封君一嘿壽七袞序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所
屆風清弊絕暇日寓書慎曰吾父一嘿翁壽登七旬
先是耳順之期有林肖泉文沾演綸封誥有陳松谷

文不鄙謂慎昔從史氏後猥授簡慎也屏居遐迹未
及拜翁而因公之號知壽徵矣內典有云忍含百善
嘿定千差此言近理以吾儒印證之洪範之稱福壽
魯論之稱仁壽中庸之稱德壽一嘿可以致之奚以
知其然也嘿焉而意已傳於心已得是德也淵嘿而
雷聲嘿以立象是仁也嘿識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
是仁德之交而福壽之源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
子以超宗名世有命以勇冠繡服不其宜乎慎昔聞
彭祖八百之壽不無疑焉後博觀載藉於張懷瓘書
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

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
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先魏史見羅結百
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爽百三
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
以易教授援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矣况今

皇上誕敷皇極歛福錫民俾環海黎獻同卷壽域而
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邪他日洛社耆英
以首鄉國魯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未渠央
也請因林陳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爲悠遠之徵於
百齡外云

王岡詩集序

昔人云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數於篇章言富貴才藻之難兼也走竊以爲規磨之論觀乎治古以上咎陶之賡謠八伯之屬和周文公之頌召穆公之雅祭公之祁招吉甫之江漢大抵以經濟爲才而勛華爲藻矣迨其下衰猶有先軫之敦詩祭遵之推歌又其下衰尚有曹景宗之韻競病斛律金之歌勅勅曹將軍之應制岳忠武之比伐又不離楯鼻刀環而兼夫縹囊緉帙事業文章之說其然豈其然乎明故太師黔國沐莊襄公開國功臣黔寧昭靖王六世孫也

自二王作屏于滇南羣公繼之當就日之勲翊開天之業萬世大功一代懿佐時則颶回霧塞而沉烽靜拆成周所稱方召之倫何以度越蓋開國之臣未之或先也蟬嫣相繼重公屢將傳珪襲紫滇越世守忠愛流裔屏翰一方廟食百世又魯伯禽齊玗公之所難蓋守成世祿什百倍蕝而未之先者君子曰昭靖王之亨屯難也壯以貞惠襄侯之克負荷也嶷以愿忠敬王之啓國封也昌以大武襄伯之固封守也鎮以謚榮康公之討叛夷也才以武至繼軒公明經術崇文史與儒生埒能偉矣武僖公之光成業肅邊徼

與名將爲多傳都督公蚤世而莊襄公承之時值
敬皇臨御十八年間卧鼓臯及鶴膝犀渠無所於試
麟蹄兔穎競用相高投壺雅歌之餘緩帶輕裘之暇
文人韵士遊衍於金碧之間刻燭擊盃聯詠於玉岡
之上是又足以黼黻乎卿雲而芒耀乎化日推其意
也直與卷阿江漢同流而還視昔人寶刀金甲之懟
長驅直擣之辛有不倫矣輶軒之采風樂府之演雅
猶將求之而况嗣業承家庸已於傳乎敏靖五山公
公之嗣也手輯其遺編爲六卷南園張公序之將命
梓人而未就緒乃今太保上公嗣之思繼志以傳乃

命永昌成史慎繼序之慎昔叨史局紬書石室獲見
昭靖忠敬遺烈於洪永實錄洎罪謫南中翦拂於公
家節下廿年知其閎閎勛華最悉焉故槩舉屢世功
業之大者以終義若夫詩云前序備矣

送卞蘇溪歸敘州序

瀾滄兵備憲副敘州蘇溪卞公黑髮辭榮急流解印
臺省諸公力挽苦留不得也或曰公年未踰耳順而
遽願高卧無乃非古人七十致仕之禮乎公曰古人
四十始仕今則先廿年而已牽絲頰弁矣既先禮而
仕今先禮而休不亦可乎莊子有云身在江海之上

心在魏闕之下則從神無惡乎此爲心乎仕者言也
若予者身纓紱而心林壑久矣亦從神無惡乎強予
不從必有飲冰內熱之患矣留者無以解也乃聽其
馳疏焉予既惜高賢之去而又喜勇退之有人也因
怪唐僧贈韋丹詩謂相逢盡道休官而林下未見一
人噫吾黨穠於世味乃爲緇流所嗤詠乎然如公者
飄然絕塵於千載後始知不可輕訾古今而淺測賢
達也近者綿州瓦屋高公富順右溪謝公遂寧梓谷
黃公成都玉林許公一一皆未老引去見于邸報士
林傳馨以爲蜀之盛事及公而五矣故知范長生勾

台符張白雲蘇雲卿之流山水所鍾風氣所自固應
爾耶嗚呼吾求之古人稱楚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
而弗憂言鄧仲華之賢亦曰褫龍章而無愠然其仕
止在君非恬退由已也求之古人且難而况今人乎
東坡先生有云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乎垂老鍾鼎之
貴豈能辭榮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
其決愚智共敝古今一途是以孔門行藏夫子獨許於
顏氏周易進退文言不及于賢人由是論之公之茲
歸不獨提身可以振俗矣敬書其事庶續傳益部耆
舊者有考焉末綴以長短句一闕用代驪駒之什云

歸去來兮羨公高致栗里堪齊記繡斧行邊風生貴
竹青油開府月朗雕題黑髮功名丹心事業卿棘公
槐行可躋問何事急流勇退力挽難稽○公言其豈
栖栖奔走紅塵早歲迷况夜鶴帳中滇雲直北春鷓
花底蜀日平西布襪青鞋水邊林下尋壑經丘一杖
藜喜吾鄉散仙多侶勝日招携

韓太之赴徵命序

韓侯受命來尹新邑越有文告曰我尚稽古蜀土惟
遐埴壤滋沃歲其有恒有秋民鮮懷蹙厥今日替初
哉肆者弗靖用勤師于春遠爾農秋伐爾刈俾柝爾

聚凍爾葆洪降困騰師甫救功藥傷補敗爾尚未旬
攸宅復大役于林衡茲惟京室之構材程矧敢勿亟
身庸其劬口率其索天弗吊爾民曷其有甦

天子俾我作牧爾邑既岐道候人其勤爾版籍匪衆
勞其未渠康艱哉明聽文告以自甦爾何勤非生何
貞非賦何懷非刑何備非武何崇非德勤生作富貞
賦作忠懷刑作祗備武作勇崇教作乂我聞曰爾俗
無膚險構辟其有爭禽愆餽則麗于法我罔俾輿臺
五百騷騷爾厥象攸召爾無我後爾有城郭溝池遂
弛禁河衛闢宵通旅自今以始其毋闢宵通旅輶來

其留止里禁設勿野施互橐爾則不聞鳴犬之聲我
牧用靖哉我民惟愍俞政乃和庶姓用奠既最乃績
天子若曰猷載旌別匪逃或遺其式是邦憲我民不
斃于新命者幼率繫鞵鞞鞞曰侯竭去我之有侯
猶寒有悒悒猶饑有膏雨竭去我侯邑師氏偕命士
曰陟典在茲俾侯澤罔屯侯其往哉作廷納言言悉
攸行膏澤誕播在無疆爾民亦被茲無疆澤爾曷煦
懷惠無亦惟節趨是速退已復進曰侯實不貪曷用
致我忱既乃爲詩以貽侯名之曰清江侯行自侯受
命至錫命惟三年

送趙從之序

正德丁丑春二月詔以兵部職方司郎中趙君從之
爲四川按察司副使實兵備建昌蜀司憲臣號兵備
者六居南曰叙瀘居東曰東達居北曰安綿居西白
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昌建昌其地古
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渡其梁度索其連烏蠻
其距吐蕃其利鏐鉄故其兵犀銳其時瘴癘故部使
者罕至其控衛所無州縣故人勇而易法守其望京
師萬里其望成都亦千里故有事則艱於達聞此五
服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何以煩

天子之職方哉而當軸薦之當宁命之人以爲咸宜
何也事事有備備不已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
况職方職掌地圖險易之利辨夷蠻戎狄之民與才
用穀畜之數及城隍烽堠之政其利害也周矣其經
畧也久矣非冒馬而姑試之云也去年從之在職方
時北虜告急偵警騎達于白楊口不見勦立致退
靖以茲而臨一方又非冒試焉而必其效者也渡瀘
水服南人思武侯之威徙臺登奪蠻險繼文饒之績
吾於茲行卜之矣

送成都府胡同知序

平涼胡侯承錫以正德庚午歲來知蜀之塩亭政既
有成矣又移治吾新都惠我邑人三年于茲輿人誦
之曰秦蜀相隣孔邇之途我侯之官不携妻孥藪爾
我邑秔稻之國我侯朝夕脫粟是食炭乎艱乎匪侯
之來城不完乎艱乎炭乎匪侯之力城不守乎輜車
之使采民風而得之曰賢哉此令也不以家累自隨
而甘清苦可不謂廉乎能扃鑰土宇而捍民之大患
可不謂才乎歷兩邑而民戴之如一可不謂難乎乃
疏其名薦之未幾擢同知成都成都蜀郡首同知大
守貳任亦重矣侯自為縣而得之異選哉吏政雖遐

不遺民譽無不上逮旁近州縣司牧寄者聞之將益
勸於良千里之民望之冀將大受其福任之重責之
重也侯無畫哉凡今之仕者有三患操冰築者廉矣
患在乏振厲理盤錯者才矣患在賤清素無此二美
者難矣患在永終譽過此以往則雖古之循良何以
加焉侯既廉且才寔兼二美人之難侯之易也尚能
不徇既效以怠成不替初服以移節則豈徒一方戴
之將天下賢之不惟今茲誦之將後世傳之矣昔漢
呂乂歷令綿竹新都始以隱恤之稱首於諸城後遷
守成都復播清能之號光于史冊以侯今日之出處

擬而論之若出一轍視履考詳尚無前人專其美哉

夏正小叙錄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
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
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藉宗國
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微
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
何獨至于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
令又引時倣收塲功倂畚揭營土功期司里皆于天
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

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耳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畫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水雪雨旱候在氣梯秀榮華候在草木蟄粥伏遘陟降離隕鳴响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畫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儷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

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于上抑傳于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管子叙錄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其解在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傳山高一名形勢向子歆七略以管子十八篇列在法家據今行世本視歆略篇目反倍益之封禪篇亡補以遷書其餘采獲綴合宜亦多矣其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焯知爲後管者之論

乃若闔閭之世遠出桓後春秋之成不在仲先何稱
吳王好劍士多輕死復稱春秋所以紀成敗乎知非
盡出仲筆矣弟子職一篇蓋古小學誦雖無與霸圖
而載之末簡好古者尤偉其辭幸其傳云此書故有
楊忱序旨高說竒惜今亡傳注者尹知章題冒房玄
齡遺誤如此且無篇第以為緒病吾為叙錄之以傳
焉為卷二十四吾從今中為經言為外言為內言為
短語為區言為雜篇為解為輕重以緯之吾從古

石鼓文叙錄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泉所謂石雖

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即
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于太學作歌紀之
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
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
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皇以茲本所
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
持邪得之不翅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
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
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
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

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
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絃萬
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
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
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
唐章懷太子賢註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災引岐陽
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
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魁哭凜凜史籀堙滅陳倉
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
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

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
史籀石鼓李斯懌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為曠
絕此可証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
石鼓又已訛此可証六也帝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
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札錯
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証七也至德中竇臯述
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
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
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目驗之所
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註云史籀

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
文今見打本此可証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
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
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
讀書邪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
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於石鼓乎東坡
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邪他
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甫
故迹遺文張師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所云
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

致于府學之門庶護以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
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于
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
酒長詩略云我欲効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
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殿元人移
之大學刻潘迪釋文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
印正于海內大方家云

古文韻語題辭

音祖于日聲宗于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象
箕敷極言永律豈人繫出也天汲古挾用有慕在昔

筮繇盤鑑盟詛昏冠嘏誅疫釁傲教緯憲箴令禁祝
圖戒銘贊文有在是滅裂匪獻神徂聖伏文窳采匿
湊勺會涓斷珪碎壁空石餘辰窺水暇日因之窺斑
庶已賢奕

李太白詩題辭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
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不
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
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
陽卧廬山永王璘以偽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

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其罪薄
薦其才不報先是白嘗識郭子儀於未遇時子儀請
解官贖白罪乃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
以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
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於彰明縣之
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墓碣記以為廣漢人蓋唐
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叙上裴
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
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
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

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旻字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康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康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頲也頲薦疏云趙旻術數李白文章即其事也公後在淮南寄趙徵君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爲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爲山東元稹之序又由于倒讀杜

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遂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叙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已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爲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爲標也善乎劉子玄之言曰作史者爲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於今爲王氏傳必曰瑯琊沂人爲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生于荆者言皆成楚生于晉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則是孔

子思于昌平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
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可乎宋景文脩唐書
其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矣誦其詩不知
其人可乎余故詳著而明辯之以訂史氏之誤姓譜
之缺焉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今古矣豈容喙
哉吾友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紛與下走共爲詩者
嘗謂余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
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
十餘首刺之明詩亭中屬慎題辭其端云

李前渠詩引

詩之爲教逃矣玄哉嬰兒赤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
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况乎毓精二五出類
百千六情靜於中萬物盪於外情緣物而動物感情
而遷是發諸性情而協於律呂非先協律呂而後發
性情也以茲知人人有詩代代有詩古之詩也一出
於性情後之詩也必潤以問學性情之感異衷故詩
有邪有正問學之功殊等故詩有拙有工此皆存乎
其人也或政遇醇和則膏澤醴乎彤甕時值宸黷則
勞苦形于詠謠皆復關乎其時也若夫八伯之雲紉
膏澤之醴也伍員之日晡勞苦之形也二雅三頌正

之檢也桑中濮上邪之流也豈分窮達奚別古今貴耳賤目者乃云頌寢於周餘詩亡於刪後反鑑索照者復云詩在灞橋風雪不在東華軟紅拂哉藩伯前渠李公星輶下于天邑雲會披于江陽不鄙庸音下叩穹谷出其近作二百餘篇對閱移時退繹旬日公性能而好既取材文選而效法唐音又景行崆峒而麗澤大復於堂萱隴條原翎雲鴻溫潤見孝友之性矣於協忠雙廟闕伯高臺感慨發思古之情矣矧往體格詩一一合作絢綵風骨彬彬不偏鼎實片巒侏儒一節遇於獨見而知弗竦九變而貫矣輒陳虛簡

有覲實歸不揆授簡之知敢附題襟之後

霞丘歸引

霞丘子子言氏張任于滇免而歸居怡然熙溢然懌過余言之余假觴驛樂之語之曰止逝時也有乘之者有遇之者行藏運也有用之者有舍之者憂樂事也有行之者有違之者是紛紛者而奚統之昧者六之君子三之聖人一之悲夫世徒見夫競而得冥而失以爲人也烏覩夫競冥人也得喪者天也天者得耶冥亦得競亦得天者喪耶冥亦喪競亦喪徒敝敝後後然豈知有力者負之而走乎內忘競冥於已外

任喪得於天斯至人之德葆光之道也霞丘子室家
其言溪壑而罔測也作而曰夫子之言太玄矣抑吾
聞之仕進也宦遊也進固有退遊固有歸退固宜易
歸亦宜早吾蘊此久也且淹且滯幾困乃今得歸幸
矣遂矣舍而藏也憂而違也非而異也庶乎坎而止
乎世固有遊而不歸者乎是夢夢也楊子曰若言遊
乎舉世皆遊也逃相是也而奚可非之若又以爲夢
舉世皆夢也夢亦大也余與子皆夢也無大覺焉能
診大夢請誰之覺之診之霞丘子口呿而弗吟楊子
曰余爲汝解夢歸賢于夢旅慵賢于夢劇歸矣慵矣

夢亦樂矣奚問覺也鄙患失乎寄去不亦樂乎其有
異乎已無愠乎辱無驚乎其無異乎有異乎無異乎
今將有辯乎子姑息子遊樂子歸余已余言矣子爲
予飲予爲子歌顧童子鼓筠擊節而和之其辭曰
張公蒼海客瀟灑出風塵掛冠東去飄然過我意何
真宦况冷如秋水歸興濃於山色不獨爲鱸蓴鹿門
栖隱處行與老龐隣隙中光石中火夢中身蓬萊不
遠玉壺雲液注長春六六洞天飛步七七瑱花仙會
好在鶴磯濱約君携手去我本楚狂人

太史升菴文集三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新都縣八陣圖記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
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
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
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
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
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

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筭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
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
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
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
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筭不騁于中原王
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夔之偏方事機既已遲
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是逐
盜掠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
乘機胙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
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

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
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
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
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
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
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况能傳
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
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
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莖土人言夏水盛時
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

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入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果篆鏤燕然銘石執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浪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之使刻焉

江祀記

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天子即位懷柔百神南瀆獻官史臣慎作江祀明天子之纘大統光有神器爲百神主嘉靖初元仲春吉日乃肇修羣祀初筮于巳丑原筮于辛丑大昕具冕服御正殿臚句傳遐致精純四馳上卿泊近臣徧於嶽鎮海瀆古帝先王先師

皇祖諸陵分命史臣慎祀南瀆大江恭代鬯贄往監攸沈禮章有昉厥惟多儀夏四月庚辰卜人練辰有

司備物史臣展儀肅將天祝幽贊于神明舉燿張樂
三獻望燎已事乃竣川靈荅貺榮光伏氣旭旭杲杲
工祝拜手稽首曰惟明天子不愛牲玉禮儀具備神
降嘏福慎曰是知天咫焉知民則福在和民和民在
善政善政明神依失政民罔依民曰罔依神亦罔依
明神失依淫祀其崇遠聰明醜正直求諸淫昏屬崇
豐昵非彛明神其吐之儉壬比周忠直其羞之世用
彫政用秕潤下及行罔象遂騰灾沴重仍漂邑害稼
叢降戾於茲邦厥驗惟不遠今
天子懋建中興基成民致神釐正祀典京邑首觀四

方毀石經之廟墮玄明之宮淫祠攸屏秩祀孔明凶
人黜伏俊良交慶元元蚩蚩咸蠲胥感矧曰明神其
有怨恫明天子克享萬靈克和萬民惟明覘幽惟幽
相明幽明禮樂厥監無岐嗚呼休哉爾工祝何知秘
祝于祈年飾瑞于效珍寔陋往聞惟道洽德潤滌瑕
蕩穢澤流南紀永我皇仁無疆之休哉史臣頌烈敬
垂鴻休於玄石

歲享旌忠廟碑記

旌忠廟祀後唐節度使夏公也公諱魯奇守武信日
董璋反東川攻遂州公在圍城中兵食盡而援不至

遂自剄死公結髮從軍事莊宗早立懂於天下驅馳
中原破勁燕潰驍魏王彥章號千人敵竟成擒於公
手及其守一隅孤城反受困於僮豎豈非天哉傳曰
善死者不亡公善死矣以身殉城以死勤事忠憤之
氣凜然千載宜其赫爲明神廟食一方也歐陽公修
史以死事傳之五代之臣在是列者僅十人耳
國朝敦重祀典非功烈昭映史冊者不與大明會典
所載全蜀合祀之廟七而旌忠廟在焉豈陳寶之光
景動人畏壘之私相尸祝班乎土人每歲孟夏五日
遠近相率虔以承祀祀儀禱用社蜡顧未有迎享送

神辭縣人士以爲請乃衍楚辭國殤之義摛諸聲刻
諸麗牲石用薦歲嘗焉其辭曰炳管蕭兮挹椒醑承
彤嚮兮闖神宇神之靈兮毅且雄精爲星兮氣爲虹
著光景兮如在標晴霞兮彤彤神之來兮霄曖舒披
颯爽兮英風噓紛羽旂兮揚烏旗置霜稍兮繫雲駒
淵淵兮撻鼓噉噉兮陳竽歌振縷兮舞回裾神醉止
兮奄虞虞神之去兮靈澤下雨霑俎兮霧蒙掌留我
禎兮蕃我禧驅伯強兮逐肥蠶畝栖粟兮箔委絲凶
蓄蕩滌兮休德流滋恢台孟夏兮歲以爲期拜神既
兮神無射思斗城金壁兮奠我邦土我民敬薦兮無

絕終古

景川曹侯廟碑記

由永寧江下瀘州灘磧凡百十餘莫險於江門驛上
下數里

皇明洪武中命景川侯曹公震往平治之陝西自寶
鷄達漢中貴州自永寧達雲南之曲靖四川自保寧
達於利州又自梅嶺橋樁達於青川而江門險灘伐
石穿牆功尤鉅且難川陝雲貴四處東西南北廣輪
經緯五千餘里置驛奠郵檣橋架棧剗險爲平通夷
達華航鯨波而梯鳥道去喘嶮而就夷庚其功力豈

細哉乃不易一寒暑而克襄其成殆有神哉五丁之
開金牛李冰之鑿離堆豈復讓邪公自製碑文刻之
歲月工費首尾悉具慎渫過江門見之屢矣昔年待
罪史局細書石室訪求國初功臣姓名不見所謂景
川者鳳陽黃金纂述開國功臣錄巨細頗詳而亦遺
曹侯焉蜀之郡乘亦略不知修路濬江昉於何人非
缺典歟中丞百川張公檄納谿知縣李發建侯祠仲
山羅公繼之鳳岡一軒姚吳兩兵憲先後交速其役
相續遷秩去功未落成丁巳孟夏大巡少宇宋公按
部至瀘爰命攝州事馬湖府同知薛治建綽襖春秋

楊升菴文集 卷八
歲享徵文於慎爲之銘曰界首之江達于江陽漾以
長兮溯瀆湯湯亘以石梁舟楫妨兮天啓

聖皇爰命飛將西南方兮谷狼潭狂奠爲夷庚比宜
房兮百八十霜功積未彰吁可傷兮巴甸滇疆闡幽
是曩廟以觴兮條華有鶴旌旆其颺匪罷涼兮薦鯉
膾魴烹豚剖羊簞簋享兮徼福祈祥惟神洋洋降茲
鄉兮南輪比航往來康莊無劬勦兮滄淒昭暘芷茂
蘭昌昭馨香兮樹碣崇岡刻辭琳琅示茫茫兮

工科題名記

六科爲

天子親吏列署舊在掖門內會值爵攸變乃移署掖
外之兩翼其爲禁近同也官名在洪武初爲起居注
尋因在列者八十一人適合周士數遂稱元士又改
源士謂政事本源也後乃用部名分六科官稱爲給
事中有都有左右定秩爲七品其爲侍從同也所掌
章有參駁人有糾劾小有專達大有合舉其爲出納
同也厥制大凡如此諸科故事皆有題名以署切中
禁多建於東長安之直廬在工科者舊有仕版登首
景泰而止弘治中都給事中王君漢英鐫石記之則
自弘治而上溯洪武比仕版加詳正德中左給事中

王君拱之因廬災碑闕恐墜其存復缺之版而續以繼者今都給事中石君季瞻又惟前所題名有挂漏也乃取之聖政記取之名臣錄取之文人之集取之世家之乘以所續考重合二籍再立石焉視前大備矣夫耳目之官聰明攸寄百度萬務悉在見聞聯事交承怠以諉焉曰非職思之內也人其謂斯何故君子謂是舉也見設官之意焉見納諫之美焉見前人之績焉見後世之師焉見相觀之善焉見勸忠之誼焉見官常之暇焉見墜務之修焉傳所謂言之可名作而可記者夫是舉也季瞻實創之王君明遇祝君

遙緒程君廷獻相之諸科之長黃君伯魁俞君國昌朱君應周汪君天啓王君存約相與觀厥成焉

四川御史題名記

御史之職出則布

天子之憲於萬里外一方政令聽命惟肅雖僻於絕徼微於童稚無不風動墨吏無藝與豪猾并植束手歸獄其良者則幸其植立引翼以自遂焉激揚黜陟任斯重矣自先王省方之制廢然後巡行直指之使見於史籍東西之略於是乎知之內外之治於是乎齊之重不亦宜乎弗重則弗行弗行則遠或忘遠之

忘治之戾也維

皇建極分天下爲布政司者十三內十三道實監察之歲恒廷遣一人徃按其方西蜀自古號爲逖遠然去漢唐當時都極不過三四千里今

國家宅冀方應北辰蜀越在萬里公私文告郵達以月期長吏媿惡簡書達以年期憔悴呻吟之民遷延寃滯之獄災沴逋逃之變一不達於縣再不達於州天日高遠有終坐債圯而不能達者矣由是言之巡行之法天下所均蜀其尤重者也歷

國初至今茲歷凡三周甲子而道揆法守無有遠邇昭如一日近如咫尺禮不勤省方治不出垂拱實惟明明之憲布在萬里與共職者惟良御史乎行臺舊有題名石在表著右首永樂甲申逮正德丙子得九十二人積歲勒名碑方已盈丁丑姑蘇盧君師邵來按乃伐石更端焉新碑名實自師邵始匪用銜交承聯歲月而已因其名問其行考其時稽其事于政庶有裨乎其說在前碑之跋實君盡言也將拓大前躋而塞之遠又將使嗣者周旋其言而興起焉當宁之憂庶其可分遠人之望庶其可達官師之規庶其可盡矣君蒞蜀一年餘崇教厚俗禁慝去衰吏

有治程民有莫業士有譽籍蓋本其學術之懿而品藻之公發擿之健以成之故卓然不愧其言云碑事適成君將致代予與爲記也

四川建昌兵備道題名記

西蜀憲司臬臣奉

璽書整飭兵備者六居東曰東達居南曰敘瀘居北曰安綿居西北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昌建昌其治古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山其江大渡其梁度索其濟懸橦其連烏蠻其距吐蕃其利鏐鍊故其兵犀銳其時瘴厲故采風監使罕至其控衛所無州

縣故人悍而易法守其望京師萬里而遙望成都亦千里而遙故有事則艱於達聞有警則易爲析蕩此五服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而

當宁顧謨巖廊經略兵備之選尤爲重焉事事有備備不亦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邇者嘉靖十七年以川南壤地綿亘廣輪千里難於控制乃以眉邛雅三州八縣併建昌六衛天全黎州二司增爲上川南道文經武緯繡錯牙入建節開府於邛而霜降氛銷歲行秋焉規撫詳矣擘畫精矣行司舊有題名之碑而石理矧泐字類蟬蝨歲乙卯今兵憲北川陸公

重勒堅珉於臨邛之署以趾前美啓後賢可謂品式
備舉綜理微密矣不鄙以記屬慎昔從史氏後不敢
以不文辭公在鎮二年揆文教以淑士類奮武衛以
懲不恪傍睨者初咸危且難之後乃服膺交頌焉是
非走一人之言也全蜀輿人之言也

兵備姜公去思記

龍

雲南治城西上永昌經途所亘旁多寇巢曰金鷄廟
赤石崖螳螂龜山鐵索箐諸寇夷也不田不蠶劫以
爲世箐居則以善刦相長雄醜類婚匹女氏輒問曰
爾男能蹶張而刦商乎若是者以爲恒俗弘治中始

州賓川衛大羅城迷渡戍普溯凡以弭之也而竟不
弭時有某憲臣行部遇寇方截途二商惶迫歸命車
下夷寇直前立捽二商刃之囊其貨而去若是者以
爲恒聞嘉靖初太倉姜公夢賓擢雲南副使飭備瀾
滄首執土酋而威之曰盜所隱貨與盜同罪爾爲世
官而縱寇分贓乎盜之不獲何以爾爲爾之不治何
以我爲遂罪其尤者數人諸聞者不寒而慄爭出死
力以效用奉檄尅期捕賊雖元日不敢歸家無幾何
巨寇尼龍伏鎖姚雋路通矣又單騎躬至夷箐召譯
人傳諭之曰有司頃無爾恤悉陷爾民爲盜今吾爾

撫悉令爾盜爲民衣裳菜食任爾生息龍街虎街貿易往來爾能從乎衆皆獲騰擁呼曰前此我輩下山即執誣指爲賊閉箐深居又難以得食求活之道非劫無由也生未嘗見官涖此地亦不曾聞此言有苦莫伸今上知我心又恤我生而今而後不爲非矣相率解刀弩率妻子羅拜公問之曰是若母與妻耶是若子與女邪對曰然爾不愛邪對曰愛因諭之曰爾爲盜受戮身首異林所愛非爾有也咸叩頭洒泣拊心誓曰不復爲非矣自是夷民出箐爲市無異編民行商宵征哨堡晏寢百年來未之前見也夷有虧定

者夙爲盜而富改業而貧妻子怨之評語不已定曰我已矢心爲良矣從汝言脫復有犯何面目見姜公引藥自盡其信服異類義感小人如此環瀾滄千里行旅戴之如父母惟恐一日去也丙戌春公解官歸士君子識與不識皆重惜之商人相語曰我曹無在矣去之日攀鞅拜塵嗟咨涕洟者塞塗十餘里趙州同知呂希夷因民不忘立去思碑請文之予聞治盜有道不在勝之而在靖之觀公之跡足以爲效矣其馭土酋曰威撫箐夷曰仁威逋寇曰義威以先攝令則必行仁以心感恩則易結義以耻格惡則永悛由

得其道也昧者爲之徵調千里騷駭一方羽檄之馳則若風飛輓之急則若流然而威之得喪寇之靖否猶不可知也其相懸不亦遠哉喏公弗可留已塊焉之石胡以慰人思乎惟其良法炳然率由勿更則爲道徑而爲力易是故西人之望也思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予言乎繼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

新都縣重修儒學記

孔子之道與王化遠邇偕天地恒久蓋自鴻荒肇辟神聖迭興亨屯彌綸漸次除乂以易大傳所敘十三卦觀之自網罟耒耜至於宮室書契所以厚生安性

者備矣繫教化猶未盡敷也逮於唐堯之世始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親以五品文明于是乎嘉會比屋於是乎可封故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稱堯曰大哉而與天同其蕩蕩所謂煥乎文章者在是矣其後成湯遂有天下而孔子殷之後也生當春秋之世立乎定衰之間帝綱沉聖法斁鳳不至麟已踣乃與一時明睿英邁之才講繼往開來之學斯文雖厄於上而大明於下是契爲一代師而孔子爲億萬代師矣祖孫相望上下千載又纂堯之成功文章於無窮而蕩蕩與天同大焉惟時禹稷皆聖人皆有大功於民其

後皆有天下然未有世系綿延與天地並如契之後也。以是知教化之功大矣。天之篤佑斯文者至矣。慨在當時傳習肄業。惟緇帷之林杏樹之壇。舞雩之下。未有宮室居宇及廩食都養。如今日之盛且普也。士生斯時亦何遇之盛哉。吾邑新都之有學舊矣。自漢文翁爲守而還。列城皆有學。而蜀之絃誦比鄒魯。文章冠天下。吾邑者如楊厚之對策。汝敦之孝廉。父子繼美。兄弟蟬聯。著於史冊。炳如丹青。有唐初造文炤。益輝學記。有楊炯之碑。摛辭掞千言之藻。鏤石雖泐。方乘具在。宋興三百年。科第若櫛比。則有若鄧應午。

之師範五城布景範之盡節王事

聖朝吳元年初。趙天澤早識劉基於泥塗。以成開天攘夷之大功。教化焉可誣哉。乃弘治甲子。歷嘉靖丙戌。廟廡傾頽。妥神無所。堂齋坍塌。醜鞠爲園。蔬主簿薛君海請於巡撫中丞碧泉張公。素繼之戴公。暨巡按英臯喻公。時提學憲使兩泉陳公。濠同聲衆允。助以罰鍰。而教諭伊任訓導。劉士克孫翮。又汲汲經營。不愆於素。以癸丑上春。人日經始。三月八日。隆棟而木。有古株躍於水中。竒若禹廟之梅。梁事符臨武之鼓。木天若相之成人。喜忘其勞。遂創此巨役。畢茲庀休。

以標文化之淵源以昭後進之模楷諸君之功良有裨於吾邑非淺而食不出於頭會泉不出於口率尤人之所難事之可紀也薛尹劉孫四君及學彥某等以慎邑人也見委以記繪天遊聖何假彫蟲之辭大壯斯干聊爲歲月之紀用鐫靈陶裨垂永禩其工直金粟之目董役助貲之人洎審曲面勢之詳太一叢辰之卜並列姓名於碑之陰

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

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使仰齊胡公堯時建議上請于

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于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師請于胡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屬為記之慎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雋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營於此今之望子洞遺址尚存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髡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於段高二僭夷至胡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爲定遠州國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使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越雋

者以斯地實越雋水以彰休盛然特為僻土服遠言
爾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猶未遑唐則先服後
叛宋則畫界陸沉元雖合為一統而胡俗無譏焉
國家以綱常為治禮樂為教雲南雖去神臯萬里而
氣厚風和君子道行洪武初元已入榮被天言之褒
矣浴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憬彼自棄乎矧髯濮
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膺化已兆於武王允清之代
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真寧靜致遠之
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之思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
于六經而發揮於諸儒更僕不可終而走也獨舉武

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
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在定遠固名宦之首
稱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藏焉修焉之餘而馭焉
仰焉息焉游焉之暇而詠焉繹焉亦可以為成人矣
由是而之焉以上希乎聖教敢謂無其人乎庸書以
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於碑之陰

臨安府鄉賢祠記

嘉靖甲午詔天下正祀典鄉賢之祠遺者增之嚴不
在祀法者汰之未剏者於是乎始乃雲南臨安知府
事姜安建水州知州事沈憲學教授趙維賢詢輿議

稽郡乘師言僉同堯言攸協乃上於布政使王俊民
聞於監察御史董珊卒如若請鄉賢之祀自今日始
也祠我

皇明四公曰杭州府知府張公隆南陽府知府邢公
幹兩淮運司經歷封南溪知縣張公文宗文昌縣知
縣田公榮其鮮也蓋嚴也曰居喪哀毀踰禮廬墓官
處脂膏不自肥澤西湖廣其利鄣水安其鐘考績三
載最於全浙是杭州公之行也曰贍族而族待以舉
火起家而家世其清德守瀘州而瀘人尸而祝之守
南陽而南陽社而稷之是南陽公之行也曰悃悞禔

身孝友睦親膺屢薦不留歸養棄官敦行化俗蕃祉
老壽是南溪公之行也曰不工於媚貴人而有餘於
裕孱民勇於退田畝而怯於入公府是文昌公之行
也臨安在唐宋爲剽分元世無聞自

國朝有科目以還金閨之籍相屬而稱鄉賢者僅此
嚴哉世之巧言強有力者可以百役其私智而不獲
一於公議蝨於庭蠹於里陽鱈於邦剪公財隸弱產
豐屋蔀家華衣光佩市童詡里婦矜朝露末期厭厭
如泉下人矣况能作九原凜生氣享社獻侑瞽宗乎
君子謂是舉也昭則戒違彰往勗來是之謂名教名

教之謂政首政首之謂人綱人紀人紀弗紀曷昭曷
戒曷彰曷勗哉作臨安府鄉賢祠記

七星橋記

且蘭古壤貴竹今藩割川雲之剽分躔參井之餘度
粵乂西路實貫南中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衛名
畢節關索授鉞之區雖卉服之雜居乃朝宗之首路
狂谿狼谷山狀馬鞍者彌千危磴懸崖城比虎牢而
倍蕤兩欽夾峙而有水千尋過涉以無舟夏潦秋霖
鼓洪濤於樹杪浮丘沉陸阻行李於荒途叱石誰感
乎鼉鼉成梁空瞻于烏鵲但知行惻未見當仁道士

黃一中厥徒周陽泰雲遊戾止喟然歎云高下必因
乎丘澤朝夕恒倣乎日月此雙崖有天生之石岍棘
千章饒地產之名材人心若堅神功可異矢磨杵成
針之志傲折梅寄楠之靈薙獮刳林鳩僞鏤岳淬茲
寸願礪彼羣徒高義動萬商之淵泉勝緣集三省之
刀布出翳蒼而壯結構剗頤莖以施輿杠鴈齒旁階
濺沫飛流不染魚鱗上瓦闌風伏雨無虞在天半空
去地千尺星梁斗柱楷銀漢以橫陳雪浪雲濤拖玉
虹而曲抱騎無輸載氓不褰裳陽侯驚波易爲方軌
馮夷浸宅履作康莊相彼橋中潭於黃河手握征南

之節較昔梁孫原於黑水身乘博望之槎豈有一介
羽流握其十指綿力裨君子之平政遵王道之景行
歛奠夷庚罔煩令甲歡歌美諺近傳羅甸之口碑隱
行昭名遠契漆園之心印將永玄玄之績可譽郁郁
之文爰鏤貞氓匪溢華袞薄言觀者勿替引之

雲局記

點蒼山之禁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
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
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于堂曰請問學予
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

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
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異
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
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
禮曰六經吾注脚也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
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
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况于人
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
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
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碧峽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峽以山形似秦峽關受此稱爾高峽與碧鷄相望如箭括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錄古定曰碧峽慙獻疑於楊子曰茲峽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太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

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奧哉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胎而從大原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細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名今各驛傳詔既從其請叟復書其事

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于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碌嶮而爲祿脰呂閣而爲呂合金浪巔之爲丁當丁瀾滄江之爲浪愴江也不止峽之爲橋耳方言旣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心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于春

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閱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
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
若夫臨睨眺聽之美蒼蔚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
備矣

郭門雙節記

叅戎雲屏郭公廷用楚之長沙茶陵世家也嫡母蕭
氏以三十一歲實所天生母許氏以十有九同守孀
操是時雲屏方在蓐室二夫人毓遺腹以至成童又
遭家難豪仇侵誣欲加陰害甘心焉二母曰祖爵不
可墜也罄其家貲賄以藩身幸脫我仇之疾雲屏甫

五齡得從優給之例十六歲陰世爵二母慈愛於閨
中而嚴囑榘楚於師席以抵學成中武進士前列嫡
母以三十例格於旌典而生母十九例得之而壓於
嫡雲屏孝思之誠未得一伸乃甲寅歲視篆蜀閬百
廢興而積弊剗部曲諸武弁皆洗心依歸嚴明文雅
兩臺交薦及膺

簡在陟迤西川貴左將侍慈幃還楚求終養入奏未
允戊午春方命駕永寧時有邊警又值明堂大厦掄
材之役公私劬勩公處之裕如兵不煩而式遏民不
瘁而事集兩省賴之而雲屏愛日之念未忘也一日

以其事語定水馮子馮璇曰吾遊於楊升翁之門翁
史氏也一言垂於竹帛比之前代衛風栢舟之詩劉
向烈女之傳播榮名於百世與旌表綽楔之典同顧
不躋歟雲屏喜曰是吾志也此可以發吾二母之潛
德矣慎也既雅重雲屏之孝思敢愛不腆之辭以裨
風化乎作郭門雙節記

內江蕭氏雙節記

內江蜀之望縣也蕭氏內江著姓也雙節者何庠生
之慈母陳氏御史蕭世延所生之母李氏也陳李者
妯娌也皆喪所天而葆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雙節

云陳富順縣人年十九來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
陳僅二十六歲且未有子正室陰氏之子世建甫十
一歲未幾陰氏繼卒陳誓志孀居有欲奪其志者陳
泣曰吾一移所天孤子將誰撫蕭祀稍矣乃躬躬然
厯翼翼然藏以世建爲命債鏹釧市書冊勸以學世
建長爲受室余氏余復天卒遺幼孫曰衡年始六矜
又以蘅爲命益拮据治絲緝營粟布形影相依自黃
口至白首今則六袞有五矣李氏邑之梧桐里人年
十八歸贈監察御史蕭公露生子世延九歲而露卒
嫡吳氏日相持而飲泣曰町町孤孺生將奚托蓋虞

李之少不安其室也李矢之曰孤在我之懷日在天之上寧死蕭牖下忍悖三從訓乎與吳相依食然後食寢然後宿以其子若吳出吳亦母之如已出經畫內政井井中度雖頻遇荒曠而婚喪慶吊內宗之週助無廢禮至於教子務底於成蜚騰竟如其願則造物之報匪忒矣嘉靖庚子壽終以子貴贈太孺人陳亦爲部使者行縣扁其堂曰貞節一時雙節并曜同門邑里上其事於當路當路大夫屢核其實會上其事于朝表宅植楔有日矣嶺南少卿東洲李公邦直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李青史所

紀彤管有煒焉然皆爲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聞也皆異地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皆異時者也而一代未之前紀也歎其難乎亶其傳乎慎母族內江旣稔聞其事又讀東洲傳偉其文撫卷而喟曰是幽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享人倫移風俗可傳可記可詩可頌劉向之籍僧繇之圖栢舟之風陶嬰之歌何以加焉乃略舉大綱以爲斯記以附蕭氏世譜及內江邑乘他日國史下採大書特筆尚有考于余言慎也嘗從事於史局矣

林升菴文集

太史升菴文集四卷



